三年
庚戌春正月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出定西李文
忠為左副將軍率兵出野狐嶺
帝以王保保賀宗哲據擴廓帖木兒為西北患其東北
諸胡從元主遠走未復者尚多乃以達為大將軍馮
勝為右副將軍帥師自潼關出西安以搗定西李文
忠為左副將軍率兵由北平經薊全出野狐嶺兵至
興和守將皆出城迎降進至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
真
以耿炳文為奉府左相兼陝西行中書省左丞
賜右丞王溥省參于貴溪

帝之徇江右也王溥以兵来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溥以饒信干戈倣擾奉其母葉氏避兵貴溪倉卒間母子相失九十八年葉氏亦切是歲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及是溥言于帝曰臣之父晋母葉氏實生臣溥及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亡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 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三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竊念臣去鄉邑日久倘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帝為惻然有制與告所以撫諭之者亦至仍敕

儀曹具祭物給之溥即日四家躬舉七卒詣貴溪之桃源小向母舊時避兵之處伐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海能言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溥又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棄氏遺骸果在溥哀號益不自勝乃具衣衾棺槨即其地葬之

建社稷祭拜殿及置齋戒銅人木牌

先是定議社稷壇臨祭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至是乃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建拜殿五間以備不測風雨祭祀 帝又嚴於祀事嘗曰精誠則福至怠慢則

禍生故凡齋戒養牲之類無不致謹及是又令禮部
鑄銅人高一尺五寸手執牙簡如大祀齋戒則書致
齋二日于簡太常司進致于齋所後又令諸司衙門
各置木齋戒牌刻其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遇祭
祀必設　帝每親祀　皇太子留宮中居守親王戎
服侍從　太子親王雖不陪祀皆一體齋戒

二月車雲龍率兵攻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荅及右丞
哈海

詔開科取士及立科舉格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氏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
興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
之末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
優而擢貴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士祿
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抱道懷才之賢恥於並
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
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
其人有傷吾民顧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
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
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

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
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
惟賢庶可成乎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其各處行
省舉人隨人物多寡不拘額數初場經義二道四書
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
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
以王禕教大本堂
帝初下金華徵禕至軍中署中書省掾甚見親信授
江南提舉儒孝司校理又除禮部侍即燕引進使者
禮制多所定議遷起居注出為南康府同知建府署
招逃民皆復業帝聞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焉將即
位召還議禮尋左遷漳州府通判上祈天求命之說
大要勸　帝以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如成周漢高之
法上法天道下順民心法天道如春夏之長育秋冬
之肅殺順民心以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當減夫
法天順民則存於心自然忠厚發於政自爾廣大祈
天求命之道未有越於此者在漳州四年復召入脩
元史充總裁至是命教大本堂召對殿庭必賜坐從
容燕坐非仁義不陳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不告
每坐必賜飲膳
改元回回監為欽天監
帝以元回回司天監司之為言非所以欽崇天道乃

改為欽天監監官專掌曆數天文地理等事監內正官與陰陽人天文生各掌一科其田田官生附隸子弟仍世其業務以精其藝

復定百官朔望朝奏儀

朔望朝儀畧如朝參位次班首詣前同百官鞠躬唱 聖躬萬福班首平身復位同百官皆拜引班首百官分班對立有奏事者由殿西階陞殿奏事畢降自西階引班引百官以次出如無事則侍儀由西階西殿跪奏知之俟侍儀降階引班導百官以出凡官員奏事皆跪有 旨令起即起進退皆以次毋得搶越諸儒臣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忽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近 御案立須于東西隅不得直前凡上位行立去處諸人不得輒便奏事跪拜必俟坐定方許奏事行禮俱免取便北向

三月以求平兵補燕山諸衛

叅攻華雲龍上言大將徐達克永平留元五省八翼兵一千六百六十七人屯田人各支月米五斗今計其所收不償所費乞取赴燕山補伍練用詔從之

大將軍達大破元故將擴廓帖木兒於定西詔遣使招諭之

擴廓與保保互為犄角達帥諸軍征之至定西大破

其衆夷其部落獲人馬輜重無算遣部將費良臣生
擒嚴奉先諸軍所獲元之王公以下百人卒六萬
擴廓保保率其余衆益西北走是役也虜責指揮使
喬毅率於軍追封為榮陽伯　帝以二虜終為邊患
乃詔之曰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元廣
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能保其余衆君于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
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既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
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皆用之有願還鄉里
若聽其賀宗哲孫翥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
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
左副將軍文忠大破元師於白海駱駝山
文忠率兵自察罕惱兒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
子平章沙不丁朶兒只八剌等進次開平又獲上都
軍等因遣將率兵向三不剌川五郎口應昌諸處
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
初子祺應詔至京師受知于　帝擢監察御史即上
書請遷都關中不報後出知延平府○臣聞關中西
接羌戎東盡潼陝南連巴漢北際朔方左有函谷二
殽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有褒斜隴首帶以黃河涇

渭之川金城萬雉周池成淵九州上腴天地巨隩楚
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搗上庸又命巴蜀治船積粟浮
岷江直造巴東從江漢以抵襄陽則東西合勢夔萬
歸郢宛葉唐鄧永以無虞他寇非所患也韓魏有變
吾出兵同華下甲宜陽擾厎牢成皐歷泰武延津以
及衛禪陽晉再自成皐濟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
甬津以擾汾絳則韓趙魏底定若以魏矣攻臨淄即
墨之南發河北之卒直批博關則淄青又寧山東無
忝蜀中有變若命江伷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甘
松或由司馬欽閣或自陰平故道或淮階文或由瞿
塘多方百出則蜀道悉平金牛巫峽難為其險矣蓋
關中所以制禦諸賊如自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計
可萬全諸賊所以逆禦關中如自下趨上則不勝其
四銳氣易盡此關中所以為可都也我 聖祖神智
如天明嘗識此但子祺不詳事勢所以難從夫當時
擴廓保上在寧夏南收之馬常抵邠涇思道前譬在
永昌連跨甘肅關內鄭國白公之渠久廢不治武關
商於江津之路荊棘未通又歲出師民不堪命關
中如何其可都也事非偶然時若有待我 國家南
北肇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
之藪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況自北京臨制中原
勢頗不順而關中出師區夏順若建瓴何則大河以

南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其間若
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牟山至保州西北六十五里之
栢山路谷十余如保安西北四十余里之八角口古
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定州之西一百
八十里之北砦與夫石場名舅銀坊冶山數處雖
北京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
賊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其外多阻塘水
而不可進矣載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
瀆鞏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
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岸隰水漸迤
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五里兩河之間葦草
茂盛地類天羅又西至安爾縣之西二十五里夾地
之間磽确不平地類天陷凡此皆　北京難師於中
原者也臣欲即山河形便東起滄海至北平六百里
東起大郡西延大河至隰州千余里府州軍衛今雖
分屬直隸河南山西亦宜羈以重鎮而燕頷於陝西
則常山勢成首尾迭應而又大興屯田儲粮積穀命
大同延綏寧夏以復東勝降城而守高闕命西寧甘
肅行定洮岷而軍玉門則西北勢完仍大治襄鄧上
通四川之貢下引淮西之漕則關中體全勢固然後
罷宦叛楊璟誘之敗績詔璟以立功贖罪

慈利覃屋連構諸洞為亂　帝勅璟討之曰蛮賊恃
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
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其所費今師入其境但使
遠遁不令出擾州郡可也不必窮其策宂更宜約束
麾下勿逐利輕動是月璟以兵攻之不下其攻之也
賊下山迎戰官軍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峻險視其
下三面巖阻下俯江水一面僅有一路纔通一人軍
不可上乃迴駐山下賊據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
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遁入山璟以兵迎之覃
屋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將黃永謀往諭為覃屋所
執由是盡知我官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計

遣使請糧餉　帝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不能
平亂既已失策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
在今再命叅政戴德又以兵從爾凡諸小寨俱以月
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
若再違朕命併以前澤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遂
督將士盡力攻戰賊敗遁入溪洞璟引軍還又捕斬
綏寧民蕭天祐等境內頗安

立義冢及禁焚棄

凡民貧無地以葬者令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
為義塚敢有狥胥元人焚棄尸骸者所在官府許依

律治罪

禁民僭侈

凡民庶問不得用金綉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不得裁製花樣金線粧飾後又令民間婦人止用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鴨青黃色帶用蓋綃布女子在室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髻窄袖褙子婢綰高髻用綃布狹領長裙小婢綰双髻用長袖短衣短裙

夏四月詔封諸子為王分鎮諸省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浮御用命逐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居嫡長者必王儲位若其衆子則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　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子㭎為晉王第四子濡為燕王是為我　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榑為吳王第六子楨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篆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諸藩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同姓所以眷親上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

弼成政化故詔是日分封宰相授冊禮部授詔諸王
但錫以國班以祿不豫出入有禁諸王得監郡國郡國郡國又統宗人自鎮輔奉
國守軍以至中尉各因服差等自郡主縣主以至縣
君則以世隔殺品式精嚴樞機周密
蔡民間勿犯先聖賢大國君臣及歷代國號等字
立司農司于河南
朝廷以中原之地自興兵以來田多荒蕪乃命李善
長等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善長議置司開治
所於河南設卿一員以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
二員 帝悉可之○庚
按永樂初有曹即干奏請屯
田軍不占熟民不占荒其各處荒地許軍盡力開墾
不取其稅於是各處荒地大治軍伍足食隊伍罕有
逃亡者
以囚徒運陝西邊粮
令法司將囚犯流徒迁徙囚人先自平凉起擺到西
凉將運去粮米就西凉收貯候擺到甘肅完訖却從
西凉起擺至平凉接遞每囚二名共買車二輛牛二
隻運米四石後又令每車一輛再貼囚人兩名俱當
諸將襲克西蜀興元守之
諸軍還自定西將襲興元傳友德為前鋒李思齊左
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

署陽擒夏偽平章蔡琳遂入汴州大將軍達又擊金興旺張隆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建以與旺張隆守之

元主妥懽貼睦爾殂于應昌太尉完者觀音奴以梓宮北奠

五月給存恤祿

李善長承制給存恤祿以養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物故及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妻子毋俾失所

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帝諭吏部以本部為衡鑑之司政事得失在庶官庶官賢否由吏部仕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下祿七而已及癸丑四月復命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七於求賢若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遑七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本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才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拳礼遣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冕至治辛未年詔敦請山

林懷才抱德之士甲戌年復令內外文臣率沉滯百
僚隱居田里者亦將起用之不使怨乎不以
耿天璧追討卜納王降之
大將軍之征吐蕃也遣天璧先招諭之至西河州命
統各衛軍收捕前元卜納王追至阿撒里忙打必失
腦兒禿魯干擊敗卜納王院使馬容等復同臨洮指
揮趙琦過禿魯干等地卜納王使太子并馬容齊印
牌降西蕃悉寧
不雨 帝禱于山川
帝以天久旱不雨謂晉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
禱祀之事礼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
之爾中書各官其代朕告諸祠命 皇后與諸妃執
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 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
是日四鼓 帝素服草蘧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蓆席
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
子奉檻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至三日傳嚴曰脩德
省愆憂形于色天實監之吳去疾曰心切愛民 上
天眷祐必有甘澍之應未幾天果大雨四郊沾足○
臣聞古今燠旱恒在五六之月蓋陰陽之運偏重不
均陽雄而剛過亢而不下濟陰雌而稚太柔而不上
來是以多旱惟人君有德則可以回天地玄功而革
陰陽常數故當旱亦不為旱 帝嘗謂許存仁曰

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君能脩德則七政順
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矣

李文忠趙庸襲應昌拔其城元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元亡朔庭遂空

文忠與庸擊破沙不丁等進拔紅羅山至上都得上
都罕左丞盖元魯留守八失忽都余萬户等知元主
以四月二十有八日殂及是月十五日昧爽率師襲
應昌克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
子黑的罕國公咎失帖木兒平章阿里馬濕海牙宋
元玉璽金寶王冕書玉策玉鎮圭大圭玉笋玉斧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脫走文忠遣兵追之不及而還

是役也我師輕捷又元上都恃紅羅山為蔽紅羅山
以上都為援文忠得攻拔之是以全勝副將軍孫興
祖指揮平定以兵次三不剌川與虜戰死於五郎口
指揮孫虎與大尉買戰死於落馬河後興祖追封懿
山侯虎樂安伯文忠引兵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
降其部屬軍民三萬七千虹螺山楊思等亦以一萬
六千余人請降於是元亡漠朔無王庭○臣按應昌
去上都東北三百里元人號為蒼林子之地斡羅陳
萬户尚世祖之女世祖為建城邑以居之其地頗為
胡酋調集之所或言元主以四月二十八日殂而我
以五月十五日襲之不幾於伐喪乎士勾不伐喪春

秋是之文忠此舉何如也臣應之曰文忠此舉所以為達權也何者齊人與元其勢不類士匄不伐齊睦鄰字小之仁也誅討殘胡無俾易種于沙漠以為中國憂天吏討罪之義也觀元太子未獲其余孽起滅上帝刺屡為我東北邊憂知文忠乘喪破其國都為慮遠矣

初行大射禮

帝命凡遇郊廟之際先期命文武執事行大射禮工部制器射鵠有七虎鵠五彩天子用之熊鵠五彩皇太子用之豹鵠五彩親王用之豹鵠四彩一品二品文武官用之糙鵠三彩三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狐鵠無彩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射則用之射時置笮於鵠左執旗及侍護者以蔽身設幅并韋當射時置于前以齊矢設射中五皮棡中天子大射用之閭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　皇太子諸王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執事設司正官二員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於筭兵部官職之司射二員掌先以強弓射鵠誘射以鼓衆以工部官職之司射器官二員掌辨弓強弱分為三等驗人力強弱而授之工部官職馬舉爵賞罰以馬漣授不中者飲光祿寺官職之請射者掌定耦

射七畢再請某耦射每鵠二人侍儀司職之侍獲者
掌矢納於司射器者以各隸僕供其役執旗掌于窓
後執五色旗如射者中的舉黃旗應之中采者舉采
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於鵠拿赤旗不
及鵠舉黑旗以軍士二人掌之又引禮二人掌引文
武進退侍儀司舍職之○臣按 聖祖斟酌射禮本
戌申日北至 帝親祀地祇于方丘
先期九日 齋于舊宮詔有司百僚集射于西苑命
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誠神故射以觀德誠
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

致其誠毋替朕命丞相善長至于百官執事皆拜手
稽首曰敢不承 天子之休命時霖雨連日乙巳
帝御法駕率百官告于 太廟遂告于齋室雨勢未
已丁未日二鼓有風徐來霖潦頓收徹月出雲氣氣
廓清及登壇萬籟無声比 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
六月雨霽免今年田租
五月雨降連日霽而復雨苗禾滋長及是雨霽天氣
益暄因詔曰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
故國家元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民
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縣邑雖嘗
免其稅粮尚慮凋弊之余未能蘇息其應天鎮江宣

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粮供億實為繁浩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免稅粮二年鎮江宣州廣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粮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億皆為繁苦今年夏稅秋粮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粮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周斆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行以體朕恤民之意○甲聞解卦之辭曰解利西南不利東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矣

遣翰林院編脩王濂吏部主事林唐臣使安南

五月安南使臣杜舜卿以日烽訃音来告且為日燈請封　帝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充册封使賚詔往安南封其國日燈與其部臣出迎於

如議接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濂一厲声叱之乃
奉 御製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燈靈位于
殿前使者南面而宣布之日燈率群臣再拜俯伏以
聽盡臣禮而退翌日唐臣等奉詔印詣壽光殿日燈
君臣北面跪受稽首頓拜如藩臣禮其詔曰朕躬膺
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
陳日燇奉表称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
比至境而日燇已逝今世子日燇能繼先志專使請
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宜命爾日燇襲封安南國
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
義尚永守於藩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濂之行也又
得 旨齎白金若干兩以壯行代祀漢將軍馬援於
横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頹壞因斥余金命有
司繕整之乃徃林唐臣元之進士漳州府龍溪人字
元勗後避時禁更名弼出知登州府 臣按王濂唐
臣為使礼儀曲折俱合典礼日燇乃敢心萌犯上徃
返數四茲乃蛮酋示尊詫衆之術然非所以施於受
封也受封主國體元為先而主敬其要慢朝使以示
尊武日燇本心亡矣叔明慕弒其亦有所窺而動乎
以張溫燕陜西行都督府事
初都督僉事張溫入謝 帝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
奇功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功

益褒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集見情達變坐而制敵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功名終始萬古不朽其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有余而仁智不足故也占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至是命兼陝西行都督府事

禁淫祀及定文武官朝服制

丞相李善長奏　惟民庶除該祭之神外其鄉厲邑厲之制里社郡縣自京師至於其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祷聖書符呪水諸術悉行禁止其衣服之制文武官朝服與常服之制各依品從有仙鶴錦雞白鵬麒麟白澤豸豹熊虎野馬并練雀雜色諸樣封故元孫奇渥温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等赴京師中書省上言宜献俘於太廟　帝以帝王之後不忍止令具本俗之服以見至日　帝皮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礼見　皇太子行四拜礼后妃朝　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唱行禮畢賜以中国冠服并第宅廩饒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礼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

寶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
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
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既殂及克應昌爾乃來
歸朕念帝王之後愛稽古制錫以庶爵爾其夙夜恭
慎廢称朕優礼之意　帝元人私謚称為惠宗　帝
燕京知順天命特諡順帝又以元主不戰而奔遂克
又以其后妃在京師不絶祠暑且北狄但知飲酪食
肉仍教中書省臣使之飲食起適宜若其欲歸當遣
還沙漠未幾遂遣之以從其意及後有立於沙漠者
流離艱辛往来和寧亦遣使特賜書問
帖及召人墾于北方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
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給於
民令有司閘點比對有不合者發充軍官吏隱瞞者
處斬又令各處軍民有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又
以北方田地不甚脩治乃召北方之人墾田地每一
戶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菜有餘力不限頃畝皆免
三年租稅
置均夫冊及定畿內田頃輸草廬州安慶礬課四川
鹽井軍綿花絹布
初定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至是置直隸應天
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均夫冊

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田户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又定應天寧国等六府近京師者重租田一頃輸草十六束輕租田加倍池州安慶等六府遠京師者輸對草重租田一頃十八包七各十五斤輕租田加倍其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桐城所産礬仌歲辦二十二萬七百斤每三斤為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私煎者論如私鹽之法其四川鹽井等

儒士徐一夔等同修大明集禮

帝以創業之初礼制未備勑中書令天下郡縣舉耆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礼送至京於是各該有司以儒士徐一夔等一百四十人及是曾魯與李善長等修元史方成奏留之即命與諸儒同纂修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百為之綱其目則以吉禮十四曰祭天地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三皇孔子旗纛馬祖先牧馬牧馬社祭厲祀典神祇嘉禮五曰朝會冊拜冠禮婚礼鄉飲酒禮二朝貢遣使軍禮三親征遣將大將凶禮

二弔賻喪儀樂律三鍾律雅樂俗樂其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凡升降儀節制節名數纖悉具備通十五卷授一夔董燮周子諒以官惟梁寅劉孚等賜帛有差

立府州縣墜資墜應天府正三品各府同知一考無過者墜知府知縣二考無過墜知州縣丞一考無過墜知縣以應天京府訣崇其秩重其任改知府為府尹賜銀印同知為府丞專掌親民其品秩禮貌視在外諸府特異

秋七月李善長等進元史

是時修元史李善長宋濂王禕充總裁曾魯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熊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傳恕王錡傳著謝徵高啓等十七人其所修者疑信各因所傳筆削俱放春秋未著順帝不綱風憲皆為不捕之猶將帥盡戍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翰獨元英廟二宗實錄并丞相拜住等傳元史全部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字各賜帛有差

殺左丞楊憲

憲初在刑曹甚為　帝所信任嘗諭之曰民之為惡譬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威以刑戮欲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及轉左丞時善長病中

書無官　帝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楊憲因劾廣洋陰事善長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為奸　帝命群臣按治殺之。臣聞大臣之佐人主當順養忠厚保合太和使善類無恐邦家永賴昔唐宣宗遺詔立夔王中尉王宗實乃立鄆王是為懿宗嘗出宦者請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阻而去懿宗怒亦釋宋慶曆中劾冦張海過高郵鬼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當弼斂誅仲約不可弼怒曰方今患法不舉乃多方阻之何以整飭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竟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仁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仲淹語絞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建炎初諫官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殷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徙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斷　陛下好生之德乃宥潛善等不誅

夏人比寇興元金興旺張隆禦之傅友德襲破木槽關

東寇歸州陳聞與戰大獲

夏人忿失興元遂遣將北出以犯之又東出以犯歸州以報興元之役吳友仁承明昊之命率衆直抵興元旺與隆出兵擊之明日復來攻旺與戰面中一矢挾之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人友仁兵二萬旺以力寡欲兵入城還使間走寶雞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壍攻擊益急旺與隆發巨礮擂石賊中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屯益門鎮遣友德救興元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関攻斗山寨使士卒持火炬燃于山上友仁見列炬大驚而耿天壁因指揮使譚信取書口賊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興旺張隆威望日着夏人不敢復犯其疆塘守將莫平章亦率水陸師犯歸州守將陳聞出兵南門與戰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十人送揚璟斬之夏人以東北出兵各遭敗衂遂為自守之計

遣廖永忠往福建撫定泉州漳州

高麗來貢

高麗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来貢且朝獻柱頗知書屢從朝中大臣遊問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八世祖金緣所作題宋重和七年徽宗讌蔡京王黼於宣和殿故京作典讌流傳四方以為盛美高麗聞而慕之

故清宴有讌而緣為之記柱以為奇故以相示然不知其文比擬蔡京不足為奇也

初製神帛織文

郊祀上帝及配享曰皆曰郊祀制帛　太廟祖考曰奉先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社稷歷代帝王先師孔子及諸神祇皆曰禮神制帛功臣配享曰報功制帛蒼白黃赤黑各以其厎宜　臣聞古者大祀用幣必一丈八尺蓋一以象陽八以象陰所以寓陰陽不測者也然則奉先展親禮神報功等帛亦有所取矣

八月大將軍達復自西安帥師征王保保於定西保保遁乃還

定功臣守墓人户

功臣守墓人户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為差其合用石碑石獸之類亦令有司依品級成造後又詔功臣故不建享堂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戰沒者官給之

冬十月以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兵伐覃瘟於慈利土酋覃瘟及茅岡諸蠻為寇　帝以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兵討之仍命潭州常德等郡官軍悉聽節

復令天下悉立學

帝諭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名

有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不識詩
旦朕嘗謂治国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
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俗此最為急務宜速行之
帝嘗諭御史臺曰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
廢雖中才或墜於小人又嘗諭廷臣曰君子知學則
道興小人知孝則俗美於是黜百家罷詞賦闢縱横
戒浮濫為教本孔孟宋儒為文取典謨訓誥及孔明
韓愈柳宗元由是士相倣習賢才輩出前元一切汚
陋風俗頓革

十有一月李文忠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勞江上
文忠趙庸以壬辰旅師將至京師癸巳進泝漢表畧
曰日月麗中天萬国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群生
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治兵畢張威武繼揚妖氣頓
息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　皇畱恪
祚粤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為国極生民
之隘溺救亂世之勍勤洪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
彝倫敘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侮竊
乘間隙侵犯邊疆赫怒皇威用加天討臣賦性庸愚
紀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憸無贊襄之能拜命闕庭
俾率羆羆之士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臨渡関

而興和降後騎出塞而驍山岠進開平而成彼竹之勢克應昌而應霍粲之威皇子后妃两宮貴人俱獲金璽玉策歷代重器盡收 皇風遠被於遐方胡運竟終於此日凡有功業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蓋由陛下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窴而西月底冥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翰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大封功臣勝爵祿誥券有差以中丞劉基入開國例封誠意伯

是月丙申詔定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中部備賞物礼部定礼儀翰林撰制誥丁酉 帝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列班丹墀左右 帝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宜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籌壽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乱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ㄧ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然自起兵以来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宜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

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推堅撫順
勞勛君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加大國以示褒
嘉余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
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足論之無得復有
後言諸將悅服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宋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鄧愈衛國公善長徐達並賜帛二百
疋銀二百兩達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善長韓國
公食祿四千石文忠馮勝鄧愈俱食祿三千石湯和
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傅友德潁川侯
楊璟營陽侯廖永忠德慶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
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陳德臨江侯費聚平凉侯康茂才子禮
靳春侯郭子興鞏昌侯趙庸南雄侯胡美臨川侯朱
亮祖永嘉侯汪興祖東勝侯俞通源南安侯韓政東
平侯俱食祿一千五百石永忠當封公以其使所善
儒生窺　旨意徼求封爵止封為侯趙庸詰中道其
兄伯仲因其非命自刎罷職而逝梅思祖汝南侯王
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陸聚河南侯曹良臣宣寧
侯俱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後巡視
海南城池卒於崖州加三百石各賜誥命鐵券其余
將士須賞官職錢帛有差劉基勤勞忠益例應受賞
亦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

食祿四百四十石　帝素厚竇溢嘗奏夔州稅粮比宋則例每畝加五合基為中丞時特命青田縣料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温卿里子孫世上為美談也基在憲臺以元紀綱寬縱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避　帝嘗幸鳳陽使基居守欲定都之劉基寒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未易輕也因辭歸及定西失利保ヒ走沙漠　帝手詔敘基勳伐召赴京款進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先是吳平之後張昶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帝及時娛樂基曰是款為趙高也　帝頷之又諷　帝責事於丞相李善長憲使淩悅因彈之基上言李善長

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帝曰是數款不行汝為之地邪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又不可爾　帝嘗款以楊憲為相憲與基素厚亦謂不可以相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理義為權衡而已無與焉今憲不然寧無敗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劉基對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帝曰胡惟庸何如對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帝曰吾之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但臣疾惡大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恩至是論功亦與諸將同受封爵

世襲誠意伯 臣按 聖祖擇相實無踰於劉基者使即用之必能為 國家畫田制度為長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矣惜乎不用也

十有二月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帥京衛荊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帝以明昇據蜀阻声教又鑒歸州漢中乃 親祀上下神祇告伐之命諸將各率兵同湯和友德以徃諭之畧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下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師分道進討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行師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毋肆殺戮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乃以湯和為征西將軍

廖永忠為副將軍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顧時為右副將軍汪興祖王簡楊璟各率水陸兵以從和歌自歸州向瞿塘以趨重慶友德至陜揚言出金牛而實歌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以向成都夏丞相戴壽等悉銳守瞿塘又遣人北守金牛戴壽守瞿塘扼三峽地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引纜為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鐵鏡傍橋兩岸仍置砲石諸物日時鼓噪操練以拒我師

四年

辛亥春正月定科舉歲例以三年一舉罷各行省連試

三年之制
詔屯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淮安田三年後每畝收租斗
麾民田設糧長免閑里孔徵役及定軍戶役差
令天下有司麾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督
其鄉賦稅戶部又奏惟浙江行省歲輸粮九十三萬
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設糧長一百三十四名閑里孔
氏子孫凡三十六戶並免差徭其各府州縣軍戶以
田三頃為率稅粮外悉免雜差其余田與民同役
初立稅茶法
漢中府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鄖縣茶園每十株官
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給價直以買無主者令守

軍士薅倍及時採取以十分為率官取八分軍收二
分五十斤為一包二包為引令有司收貯於西番易
馬其後令四川產茶地方亦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三
兩其無主者令人薅種以十分為率官取八分又立
局於碉門永寧均連諸處徵剪刀粗葉茶稅易紅纓
氈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之茶照依江南
茶法於所在有司告給文引任其販賣
二月張以寧還自安南卒于途王禮林唐臣還京師
文士以寧編脩王事林唐臣等自安南還陳日
煃遣倍臣阮汝亮等上表謝恩且貢方物以寧在道
遘疾卒詔有司送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謹自

守所居省約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僕被以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槨都無陸賈金廉前脩馬援廟蓋以遂事為之也及还朝白于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聞 上御大本堂李善長丞相及礼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廡因奏對間且言脩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群蛮過當故孛人不供其祠祀耳為之脩廟良是也

元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劉益以遼東来歸詔授益為揮同知

益徐州碭山人為元遼陽行省平章以遼東州郡地面并軍馬錢粮之数遣右丞董遵參院楊賢奉表来降表言天運既去人力誰為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益勢窮力屈惟 有德之是依詔諭一 須恩威旁達臣等既荷煎濡無任懽欣謹遣右丞董遵等航海朝天望風投款休兵待命希洞照於恩秉賣劒買牛乞放歸於田里 帝嘉其誠遣斷事吳立持 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於得利嬴城以益為同知詔曰曩因元政不綱群雄角逐朕起布衣提三尺劒命我中國英豪削平僭乱撫恤群黎逾二十年天下已定中原無妄間者命將出師東征西伐摧強撫順惟敬薄海内外咸底治安識時務者率衆来歸共成大業前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察時哉推誠歸朕以遼東州

郡地面遣董遵奉表朝獻朕甚嘉焉雖漢竇融何專
前美今特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授爾益同知爾其恪
遵朕命固保遼民
都試百户立除王銘為武畧將軍
帝命各衛百户試其用鎗之精者王銘為首與百户
右宣角三合三勝 帝大喜立除武畧將軍太倉衛
管軍副千户
元汝平章洪保保及馬彦暈殺劉益元張良佐房暠復
殺彦暈保保奔金山
元遼陽平章保保與彦暈共謀執益殺之其右丞良
佐左丞房暠平章保保走金山依納
出遼東衛衆推良佐權署衛事
三月傅友德伐階州文州遂趨綿漢
初友德伐夏陛辭 帝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
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
險吾兵難以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户既隨
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
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
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
兵五千為前鋒緣山谷晝夜無行大軍繼之直抵階
州夏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
双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珍走還因

克階州遂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斬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增兵脩橋以度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都督同知汪興祖曜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走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留輦昌潘指揮守之即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余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為固及聞造舟以進益惧友德將進攻漢州歇以軍中消息達於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数十書克階文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人見之解體呉祖始得罪 帝宥不問命伐夏以畵實封及是戰死 帝聞之追悼不已復東勝侯另賜其幼子田五百頃

湯和廖永忠取歸州楊璟王簡進攻南城瞿塘敗績還守歸州

和與永忠率曹良臣等師取龍伏隘會趙庸合攻值桑芙蓉洞覃崖寨皆平之其取旡伏隘擒夏貴事任文達斬獲千計攻天門山擒張元帥及小張貴事降其衆千余人至歸州又克李逢春烽火山寨及是同趙庸由歸州進攻瞿塘關時江水暴漲乃駐兵大溪口其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以擬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攻夔府南城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

王簡出溪口進攻壟塘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兵亦
退乃還歸州
夏戴壽吳友仁自壟塘帥師赴漢州傳友德大破之於
城下遂拔漢州
壽友仁聞友德破階文擒江油乃抽壟塘精兵以援
漢州留老弱者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過漢州陳德又
入綿州破龍德縣夏將向大享悉兵戰於城下友德
選精騎擊敗之無何壽友仁將兵至友德下令曰彼
勞困遠來大享兵敗衆必洶亡一戰可克也乃帥兵
迎擊壽兵大敗拔其城擒招討黃旭萬户梁士達等
百余人壽與大享走是城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以顧時
守漢州自將擊古城破之擒殺其兵二千余人獲宣
慰胡孔璋及馬騾五百匹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
將向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
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獻良馬十匹○臣按傅公入
蜀最為輕捷又聞廣州西路歷肇慶蒼梧左江溯牂
柯亦可徑入四川之成都後日不可不戒
廖永忠引兵向夔州
時湯和駐大溪口欲俟水平乃進適友德捷至 帝
愁其留逗乃引友德冒險克諸州之功以責之其詔
畧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
蜀無險可恃正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

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
誤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
末忠被聞詔命即引兵直趨夔州以規進取
守文州朱顯忠城陷死之追贈為都指揮使
顯忠初為張士誠守松州俞通海克太倉崑山嘉定
以兵臨松州顯忠以州降及是從友德克文州遂留
守之夏丁世珍誘酋數萬攻之顯忠戰却其衆世珍
復合趙元帥大兵攻之城中食尽外援不至部下皆
曰與其守城陷死孰若出城求生顯忠厲聲曰守將
守城七存與存城亡与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詰旦世
珍攻城益急顯忠出兵東門拒戰世珍復攻西門且
且暮顯忠被傷裹創復戰力不支城陷為乱兵所殺
事聞追贈為都揮使○臣聞用兵畧地易守城難何
以驗其易夫有民居十萬倉卒報賊百余居民莫不
震慴携散然使賊動其地民抑不懾且有欲殺之者
矣以傅公克捷雄武又得廖湯二公奮揚顯忠不能
保守文州可以辨兵勢畧守之難易矣

廷試進士賜吳伯宗進士及第

漢

勅湖廣平章鄧愈曰可將安陸等衛官軍貴付王成
管領前去敬馬廟盐井等處節制已調指揮同知任
亮等軍教劉應保作鄉導開通徑路捜捕山寨如陸

路寬平直抵瞿塘會湯和大軍攻取若道路險隘不
能前進教任亮應保作遊兵依前攻打山寨却教王
成領兵由水路去未幾復勒曰四月十六日顓川侯
傅友德報今月四日已行攻破階州殺獲人馬具取
官軍宜從襄陽與元來會今日說与衛國公知道仍
教任亮與南陽軍馬前往歇馬廟着應保作鄉道開
路會湯和聽受節制征進其王成軍馬不必由歇馬
廟及水路去止由與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亮遂
引兵趨瞿塘以從湯和王成趨與元以訖友德仍詔
播州楊鑑率馬二千匹萬為友德先鋒金筑安
撫司密定亦獻馬五百匹以助征討 帝又慮襄陽

兵出城守虛弱以手書諭愈曰卿愈可將襄揚軍馬
城池事務委鎮撫胡潤管領用心守禦如是本衛指
揮出征回日交付掌管領愈得書即以胡潤管領本衛
事務
五月廖永忠大破夏師於瞿塘遂取夔府
巴卯永忠至舊夔府平章鄒興樞副飛天張聞永忠
兵至即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軍已接乃麾後
軍兩翼旁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
夔與殺溺士馬甚衆夏人為之奪氣
六月遼東衛執殺劉益者以獻
張良佐等遣恭改張華行樞密院副使焦愚訪司

食事李庭等及斷事崔忽都貢馬并械送殺益之黨
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師又上元人所授印章
宣勑金牌大小衙門銅印五十八仍上其事於中書
右丞相汪廣洋隨即以聞遂收八丹僧兒等悉寘于
法

壬辰廖永忠襲破瞿塘關狥夔州丙申次銅鑼峽癸卯
湯和會永忠于重慶夏主明昇降
辛卯永忠引兵至閬以關水峻急蜀人設鐵索飛橋
橫斷關口舟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
踰山出閬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
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裹衣魚貫出岸石間守閬者不
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騎馳出黑菓渡分為兩道夜五
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
頭船置火鎗火罌火箭乘明蜀人盡銳來攻永
忠已破其陸寨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
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駭下流舟師亦踵而至火
砲火筒交擊大破之鄒兵中矢死焚三橋斷其橫江
鐵索擒同簽樞密達等八十人斬首千余級溺死者無
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
曹良臣亦自歸州進兵自白鹽伐木開道出紙方溪
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約會重慶行定沿江
州縣未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

丞劉仁等大惧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
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如何
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
鋒鏑昇乃遣使往求忠軍納款求忠以湯將軍未至
辞而不受〇臣按求忠破関以出湯和歸州之師而
又辞降以從湯和節制之命其視晋王濬径直渡江
鍾會鄧艾相爭入蜀其器量遠甚矣無他　聖君則
臣良魏晋君鄙故其臣亦鄙也　癸卯湯和引師至
重慶會求忠于朝天門外是日夏至昇面縛嘶壁與
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太忠解縛承制慰
撫下令諸將不得侵畧仍撫宇宙大享戴寿家屬令

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等送昇等宮
屬并降表於京師表中有曰既靡寳蝸先幾之智又
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穴鼠揣罪實由於
已啓釁用匪其人自揣愚豪干昌天討顧閉関之何
益遂開門以来降拜迎道左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
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土地人民軍馬錢粮若
干以獻

禮部進宴饗樂章

宴饗之樂凡九奏本部尚書陶凱所制也一曰炎精
開運篤生　聖皇　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
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舅馨香

鼓鍾鎖七宮徵洋七怡神養寿理陰順陽保茲遐福
地久天長二曰皇風被八表慝七聲教宣時和景象
明紫宸開繡延　龍衮耀朝日金爐梟祥煙濟七公
與矣被服麗且鮮列坐侍　丹庶磬折在周旋羔豚
升華俎玉饌充方員初筵奏南方継歌賡載篇瑾觴
欣載舉拜俯禮無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奏平
定天下之舞七十二人左執干右秉戚粧飾盛
服其樂章名曰清海宇抜劍起淮土策馬定寰區王
氣開天統寶暦應乾符武畧文謨龍虎風雲創業初
将軍是統弁弟七月弯弧選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
跨蜀驅胡萬里山河壮寰帝君三曰赫七　上帝眷我
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荣厥本伊何育德　春宮厥
支伊何　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及群生及時為樂
天禄是膺千秋萬歳永観厥成奏撫安四夷之舞東
西南北夷舞生各四人服色各依其方調小将軍之
章曰大明君定宇寰　聖恩寛掌江山西戎北狄南
蠻手高擎寶具盤又調殿前歡五雲宮闕遠霄漢金
光明照眼玉溝金水声潺七頻顧観趨蹌看儀鳳嚴
肅百千般威人心膽寒又調慶新年虎豹関文武班
丑彩間慶雲朝霞燦黄金殿喜氣増丹墀内仰　聖
顏翠繞紅圖錦繡錦班高楼十二欄笙簫迹紫壇仙
音韻瑶簫按拜舞斉歌謡讃吾　皇萬壽安又調過

門于定宇寰掌江山撫百蛮謳歌拜舞仰祝讚禹上
年　帝業安四曰馬負图兮天道傳龜載書兮人文
宣義卦畫兮禹疇叙皇極建兮合自然綿亡曆数歸
明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謡　聖子
神孫継　祖武垂拱無為邁前古奏車書會同之舞
舞士三十二人左執籥右秉翟分為四行每行八人
調泰階平乾坤清寧治致功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
郊則致其禮　廟則盡其誠鄉雲在天甘露瀼風雨
時若百穀登禮樂雍和政刑肅清　儲嗣既立封建
乃行諤侯屏四海賢俊立朝廷玉帛鍾鼓陳两楹
君臣賡歌拊頌聲五曰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凰鵲

鵲稱多士為楨榦　皇綱赫亡我　大明德尊喻漢
唐百揆脩庶績公輔理陰陽義冠正襟堪都俞在高
堂坐令八紘内慶亡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
穫獻礼辻三爵歡娯樂未央奏百戲承應六曰鍾山
蜷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
代繁華経栽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
英雄豈但嗤曹劉我　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賜真
人服提兵乘勢渡江来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
珎饌諧八音継三嘆請観漢祖用兵時為嘗鴻異傳
沱飯奏百戲承應七曰長揚曳綠黄鳥和鳴画角呈
鼙紫燕軽盈千花泡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芳樽在

庭管音嗜卜絲韻泠卜玉振金声各奏爾能諧卜國
老載勤載懲明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
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奏百戲承應八曰夏王厭芳
醴商湯遠色声聖人示深戒千古垂令名惟 皇登
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希德延群生天庖具
豐膳閇爵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
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奏隊舞
承應九曰罷中天漏下運公卿侍宴多令仪簫韶
九奏觴九獻燻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 聖顏喜
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迴駕鳳棲深寶扇齊開扶王
几景星呈瑞慶雲多西曜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

如天地歲乙豐年樂奏何奏隊舞承應凱以是上進
帝命協律者歌之因謂侍臣曰礼以道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洘詞艷曲更
唱迭和又使胡雱之声與正声相雜甚者以古先帝
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詼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
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
一切流俗謔澆溷褻之樂悉屏去之 臣按宴饗之
樂既盡美又盡善 聖祖天德之純王道之備於乎
盡矣但百戲隊舞又間以作且九奏之後解臣畢出
比向以立於此若奏雅牘應三樂廢戛人心整肅礼
廢允終臣聞牘以竹為之或七尺或三尺其端有丙

孔春於地以作声客醉恐有瀆於礼故於客出則吹之因以牘各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有五寸中有推亦春于地實歸恐其不應乎礼故歌其行與樂声相應因以應名雅狀如深桶而夲長五尺有六寸以羊常輗之有相紐亦春於地實出恐其失礼歌其雅正故以雅名乃古天子燕享諸侯群臣礼畢實出之樂亦鄉飲鄉射之後而奏之者也噫此三器不用久矣故臣備而全之

作徐王廟于宿州

徐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后正位于宮中乃封為徐王母鄭氏封為王夫人以別無継嗣因為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奉祀以稽典礼無其義今立即所居宿州鄉里闢地於墜域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祗奉祠祀　帝嘗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王祭畢召問大臣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衰冕何也宋濂對曰衰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余則當降禮也

秋七月傅友德逼成都戴壽向大亨以城降

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列陣出戰友德命前鋒指揮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大敗蹂籍死者甚衆友德奮擊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鬬志乃籍府庫倉廩

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明日壽率官屬降友德按兵入
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州縣至
崇慶州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破其兵執斬之判官
王桂章率城中耆民赴軍前迎降
以馬雲葉旺並為遼東都指揮使靖海侯吳楨由海道
運粮以給軍
帝以保ㇾ等殺劉益元太尉開元王納哈出等未附
保ㇾ逃往其營必有兵端又權指揮事張良佐房暠
上言本衛地方遐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
元臣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據
瀋陽古開元城則有元忠相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
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為声援保ㇾ逃往其營必
有搆兵之釁乞嚴斷事吳立鎮撫軍民遂以良佐供
為指揮僉事遣黃儔以書諭納哈出反覆利害甚為
切至納哈出不從乃置定遼都衛以雲旺為都指揮
使吳泉馮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
馬雲旺於是由登萊渡海頻兵金州招降元參政葉
旺秀攻走高家奴遂至遼城繕兵屯田興學承制叅
劉益護其樞歸葬砀山 帝又慮遼東諸衛窺伺者
多乃命吳楨統舟師數萬以戍之視由登州轉運粮
餉海道險遠人用艱虞楨調一可方泛彼風濤如履四
達仍詔山東儲粮以給之 臣按海運便宜已悉於

前篇而吳楨為 朝家海運功臣之首是故記之而
我 今日亦不可容已者矣

存心録成

存心録既成 帝覽之謂侍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
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數應及于衰世
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乱
或由是致朕為是懼每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
卿等編集是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
今是編所為善惡豈以行之於今將裨子孫永為法
式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操捲難點檢朕起兵二十七
八歲時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
誰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事不合理則百事
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心如兩敵然時亡自相爭戰
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
遇祭祀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物所
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易若持檢此心
使不妄動尚難能也李善長等對曰陛下此言乃聖
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帝又嘗記觀
心亭有曰返視却聽上契冲漠擬問心有曰運之至
精守之永久題暮雪禽兽曰玩物喪志道衡說曰心
常寂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 臣聞上古聖神
道統之傳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堯所以得統於天舜
所以得統於堯禹湯文王尤所以得統於堯舜也我
聖祖返視却聽上契冲漠即堯之執中運之精守之
久即舜之精一不迂不曲禹之安止幾康也玩物喪
志即湯以義制事文王不聞亦式也肆我 成祖講
議有心如明鏡止水之諭因製筆有今人息忍大儒
積勤置金獅子而有小事必謹小過必戒則又合
聖祖而契群聖者矣

鑄洪武通寶錢 八月癸巳

帝乘飛越夕月于清凉山

蜀明昇之降獻羅鬼養龍院良馬十匹其一色正白
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高三尺有肉隱起項下
約拿五分廣三寸余貫膺終腹至尾閒而止振鬣一
鳴萬馬辟易鞾勒不可近上則輒作人立而吼

帝謂天既生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
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教典牧副使高敬襄汝四百
斤壓之跨囊上使遊行苑中久之性柔至是將行夕
月之禮於清凉山壇上乘之以出如攝雲而馳一塵
弗驚賜名曰飛越峯復命御馬監直長馬晉臣繪其
形藏之

傳友德克保寧執吳友仁以歸以李文忠鎮四川
友德攻保寧克之遂械友仁送京師留和陽衛指揮

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招集蕃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籍其壯者為兵 帝又遣李文忠率軍鎮撫文忠以成都舊城低隘築增新城高城深池置成都等衛及保寧守禦千戶所蜀地悉定以陳閒為成都右衛同知撫綏新附 華雲龍襲被元兵於雲州之牙頭

元平章僧家奴以兵營于雲州牙頭雲龍謀知之乘夜分精兵突襲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衆并獲駝馬四百匹復引兵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掌士寨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余衆奔走 封明昇為歸義侯賜第京師

萬德送昇將至京師詔中書六部大常翰林國學議受降禮咨部言宋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僞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賜躬待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謂門使承制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處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閤門使引昶等入問起居蹈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昶至御座前賜躬坐殿昶等再拜坐宣徽使承旨宣昶等太祖親撫之昶復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三呼萬歲遂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令擬明昇朝見禮二御奉天門昇等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者

奉表入宣表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五拜三呼萬歲
承制官承制賜昇等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
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帝曰明昇
與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
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乙丑昇率
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受昇歸義侯賜第京師

日本入貢

行人楊載於元年奉使招諭日本二年至自海上未
幾復詔載往其國及是日本使者隨載奉表入貢初
趙秩嘗使日本泛海至拆木崖入境關者不納秩以
書達其王良久乃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
責其不臣中國等語王曰吾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
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滋華夷而小
國視我使其臣趙姓者怙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
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　新天子帝華
夷天使亦姓趙豈非昔日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
休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刃之秩不為動徐曰
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乎華夏而帝華夏非
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
我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一不當
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

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與蒙古之襲爾
國者比邪於是王氣沮下堂延載禮遇有加遣其僧
祖并僧九人隨秩入朝奉表稱臣貢馬至是又隨載
入貢

九月置軍儲倉及內外倉庫符券

置軍儲倉凡二十所各設官以掌之又以錢粮出納
不可不謹令內外倉庫放支錢粮內則中書外則行
省第其字號以為符券然後放出

冬十月傳爰德廣永忠振旅還京師詔定功作頌文
諸軍還京師湯和爰德求忠等悉上所佩將軍印綬
并得蜀物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
十路府七元帥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
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七千九百九十人馬騾一萬三
千八百八十匹　帝以爰德廣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其
漢成都保寧廣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其
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顧時一百五十兩陳
德百兩楊璟王簡無功不賞又製平西蜀文以旌忠
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頌曰天佑我邦出
師以律將憤揚ㄈ馬嘶蹄踏盡角声張惟我頡矣智
勇難量羌人稽首壺漿道傍勞我軍行綿漢是降蠢
爾載寿率衆来當一戰披靡拒城且藏旬日困迫詰
軍請降傳將功就再歌瞿塘天生廖將與傳成双江

風浩上起我旌幢泊舟連墨直破瞿閔生俘僞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数間天産名將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括蒼生而能文拳筆何難為我采擇糊之班上

復令天下勿奏祥瑞許奏災異

帝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天垂戒然人之常情遇禎祥即有矜心聞災異即有悔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不舉或舉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省宜行天下有災異即以實上聞及後有司遇有災異隨即申達各該官上司具奏每数月禮部以歲月

先後類奏凡民間一產三男令有司給米養贍○臣聞晉武平吳而息唐憲宗滅蔡而驕我 聖祖不以平蜀為功乃以不實聞災異為慮蓋 聖心虛也虛則心不足望道如未之見

十有一月始創吏員皂隸巾服

是時軍旅繁興賦稅充塞頗重吏事已嘗定內外衙門吏員月俸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月支米二石五斗掾吏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典吏一石二斗三品四品衙門令史書吏支米二石承差典吏一石五品衙門司吏月支米一石二斗典吏八斗六品至雜職司吏月支米一石光祿司等典吏六斗其在京

三品以下衙門典吏月俸一石六品以下吏典俸一
石折鈔二貫五百文又以其巾服不可無別也乃制
令史掾史書吏典吏穿皂盤領繫絛戴四方平定巾
其皂隸公使人役則穿皂盤領頂巾繫白搭
膊帶錫牌

遣編修羅復仁諭安南占城

安南占城治兵相攻故遣編脩羅復仁奚部主事張
福賫詔往安南諭之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
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
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
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其

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莆
旦麻都来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聞之心甚不安念
爾两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為一此
天意也況爾等所君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
侵擾之事是非難明以朕詳之彼此傳世已久保土
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
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觀
其事論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上帝
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
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
及爾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詔至二國皆聽

命安南贈筏仁以黃金寶貝固辭不受及還具以其
事上聞　帝曰不受其餽是也時安南使者莫季能
来因命中書加賜遣還　臣按我　朝家鉶老出使
安南極有盤錯古田乘編修順德何侍御則其表著
者蓋張教日燈依禮居喪何叱黎晌欵行御道
朝廷增重夷裔寒心其他或被其誑誘不由州縣而
閒行山谷或被其暴嚴托辭饗宴而晚令北向彼則
當尊入其國以笆蔽襯使我無見也處其館則用大
僕侍衛使我莫行也為使者當尽已之是悉敵之
情一有疑碍當訊機而拆莫隆其奸若夫不受金具
特其小節者耳卿嘗名好者亦能不為未足為奇也
近因登庸篡逆境內大亂肆天兵將行肆伐彼聞風
即時輸欵　臣聞出弘正始阻朝命及後獻魏愽六州
唐憲宗遣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裴度宣諭弘正出郊
迎接且請遍至屬州宣布天子德澤魏人悅服安南
遺民久罹莫氏篡弒之禍重以阮鄭陳黃分擾之擾
塗炭極矣今既欵降受封若遣使吊祀鎮夷死事忠
魂仍遍詣屬下諸州即以貢物還賜其民使死者得
瘞傷者得起徙者得已斯輿情欣悅道成顯比矣
十有二月華雲龍獲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蠻
雲龍獲元故將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賜之第宅
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圖牌九

團牌二　帝喜賜伯都不花及伯顏帖木兒第宅幔
帷衣服什器

五年

壬子春正月以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元西李文忠總東
東道兵趨上都

帝以殘虜未除終為邊患乃以達帥師伐之馮勝傅
友德文忠各總東西道兵顧時陳德為副將軍率兵
以從賜勑諭戒以務察胡人情狀審其來否則慎嚴
三軍一鼓可俘否則堅守庶俟以靜翊方文忠與顧
時分兵入沙漠馮勝友德則西出勝破虜於別力篤
山陳德擒岐王部將長加奴獲畜十余萬友德由金
蘭道率驍將五千趨西凉破失剌罕兵又破朶兒只
巴於虎剌罕口獲人馬數十萬後爾州射死平章不
花至亦集乃敗俞寶兵分兵守扼閔塞馮勝乃與友
德又率兵追擊俞寶於瓜沙州又獲金銀印三馬羊
二萬文忠則率師由北平出居庸關直趨上都

賑給無告老幼男婦

凡鄉村城中若有身無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女一
時不得已而乞覓本里七長及同里上中人户量為
貧給候其培養成家還復人户所資之物有司常加
檢察毋令失所敢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者同里
上中人户官驗其家所有粮食除存留足用外余没

入官以濟貧乏若遇涝旱飢荒入民流移者不在此限

初制士民相見之禮及禁蒙古色目人為婚姻

令凡鄉黨齒序齒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時宴會揖拜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如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其蒙古色目人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結婚姻不許於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為奴婢其蒙古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臣按蒙古色目是同姓也同姓為婚禽獸之道我

聖祖禁之日月重明天得以為天慈雲重整地得以為地婚不同姓人得以成人遣承直郎翰林院侍制兼禮使霅服會禕出使吐番召還至帝以天下一統淮雲南未服會禕文學詞臣不宜遠蹈是又命禕使雲南朝臣或謂禕道及至雲南見梁王君臣不測之境禕慷慨即日就道

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天地慈雲重整地得以為天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欵以一隅為中國抗不聽館別室廩餼有加數日又以陳交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雖爾元君亦北走以死當

時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獷
很執愈陳張士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籌義孰若
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孰能興之若不降
皇上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
梁五君臣相顧駭愕有降意
二月李文忠取和林追虜至阿勇渾河大獲而還
文忠引兵出居庸搗應昌是月戊申取和林師進至
可溫哈剌莽來虜夜營連通去文忠曰虜視餌矣可
襲而擒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驢
駒河令軍士各持二十日糧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
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戰數十合文忠自將
一軍從上流而與之合華雲龍將一軍從下流以分
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文忠發箭殪之舌吐不
能收文忠復戰兩軍掎角且戰且前虜小却追至阿
勇渾河虜騎滋多文忠擾險為營示以單弱仍推牛
具食謾為犒大軍者虜疑有伏相率引去是役也文
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巳所乘
馬授文忠文忠得馬氣益厲遂一戰破之俘獲萬計
遂畧地至驢駒忽頹等處左副將軍顧時率兵深入
迷失道糧且盡卒疲遇胡兵大至時獨引麾
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遂掠其輜重糧
馬我兵復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後軍不繼戰死

臣按　國初虎臣出征北虜多以兵少動遭顛危戰死如良臣真可憫也若臣庵掃雷允之枝售一里之遠虜不敢邇三四百步之内嬰之者碎矣古人從容而杜奸謀笑談以摧強虜感慨今事撓我腸思是故不量而微言之　文忠留騁海三日始還迷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象水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良臣戰死事聞追封為安國公謚忠壯

以魯當為禮部侍郎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帝坐端門諸史臣俱有白金束帶之賜魯以功最多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局編類禮書衆以老成之士無踰於魯共堅留之議禮有如聚訟魯當衆言曉然騰中揚言曰某禮宜援某書某說者是從某說者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魯歷舉傳記荅之各心服而去俄遷禮部主事面折高麗使者易其國書至是　帝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對曰不過主事即日超六階中順大夫本部侍郎魯以順字犯父諱辭疏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為定不之許魯不得已乃就職

復薛顯永城矣

顯初有罪　帝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相安以致治也朕倣

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苟漢高非有功不
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
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歎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
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由其驕恣自冒於法耳
今右丞薛顗肝胎朱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
心以任之其從征討皆著奇績破慶陽取王保七戰
賀宗哲勇畧意氣逈出衆中真奇男子也朕甚嘉之
然其為人剛忍朕屢戒勑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史
殺醫獸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今又殺天長衛
士户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顗
因利其所獲擊斃而奪之歸還之日富妻子服衰
經伺之於途齊衣哭罵且愬冤於朕歎加以極刑恐
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歎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
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禄為三一以贍富之
家一以贍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朕幾功過不
相掩而國法不廢也及是月初五日　帝顧右丞相
忠勤伯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他洋以語工
部又五日尚書陶凱以券進呈　帝乃給賜於朝與
列侯一體同賜詰命

三月始給僧道度牒

令僧道録司造周知簿須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
與對冊其父兄籍貫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為偽僧後

令府州縣擇有戒行者領寺觀請給度者必考試精通經典方許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其民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續有清理釋道二教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居之不得雜處于外道士不許設醮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其民間士庶有假張真人私造符者罪之

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造獨轅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

夏四月以吳良為征南將軍將兵擊五溪蠻

良前等州五溪蠻相繼作亂南方大擾乃以良為征南將軍統兵討之良受命即率兵以進聲言勦捕群蠻俱為聲援

五月吳良次渠陽遂破五開洪古等州寨良以是月八日率兵次渠陽之靈溪遂進攻諸蠻一鼓入銅鼓破五開收渾溪丹鼓賠騰浪附蕩莫越漂洞開太平三路三鼓服地青滅隆徒通洪州良又欵化蠻以德招撫納降不忍加戮蠻獠尤黠者有曰清洞崖山據銅關以抗官軍良怒破殲之古州八萬乃惧而降洞寨三百余所在編民頒附籍者甚衆不數月郡境悉平渠陽民咸告曰往歲綏寧洞獠賴侯一鼓而清今年會同洪江賊反毀縣治戕令佐侯復遣將生擒之於是刻石紀功溪洞蠻獠輸稅奉法一同

內地

六月辰州蠻復反副將軍楊璟討平之

辰州十八洞九溪九洞水米坪散毛洞柿溪蛮連搆作亂掠劫旁郡縣以璟佩副將軍印率兵徃討遂盪平之辰靖以安及還　帝賜第宅於中立府

秋七月琉球入貢

琉球從行人楊載浮海来貢　帝嘉載功重加賞賚琉球自是世受封爵後所貢土産或刀或馬俱於福州南臺外蕃使館先行頓歇歌乃入

八月安南復攻占城陳叔明弑其主日煙而自立是月乙丑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達班瓜卜農来朝奏言安南復以兵侵其境土乞賜兵器俾安南知小国乃聲教所及之地則不敢欺　帝命中書省移咨其国王以為安南占城既已講和而又興兵夫魚尾浪鬃背風生交蝨氣而雲横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惧乎是則墻傾椎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而諭一如朕命吉哉

臣按此詔語必有脫誤在今當以疑存疑耳○未幾陳叔明以兵收日燧腹心先殺之遂及日燧即遣使来貢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魯取其副封魯曰前日陳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日燧為叔

明所逼而死遂墓其位以心懷愚故托脩貢以覘
朝廷之意禮部以聞 帝批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
却其貢不受命學士之撰詔責之曰春秋大事亂
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
安南国王曰燇薨我 国家賜以璽書而立曰燇為
王公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曰燇為盜所
逼悉自剪髮其羽翼身亦氈鼈此皆爾叔明造計傾
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悖於大義必誅無赦如或更紿
改轍擇日燇親賢命而立之庶可以續前罪不然十
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
復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誚詰歸奏其狀乃降勑令
中書省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不知禮
義其彼中動以詐僞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
之國不可數令人往来近者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
使入貢方物甚豐又治兵歎兼併占城以自廣兵端
連年人皆不聊生○臣按叔明所為大類州吁勞曜
用兵土國城漕悉師南行叔明屢伐占城其即州吁
文仲之數伐鄭者乎 國家兵力未舉使臺臧得以
專土宝民哀哉

九月膏露復降于鍾山
膏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咸見於歌詠侍即會畳亦
撰賦以進先是 帝将親祀郊出宿齋宮命取諸作

使侍臣更翻誦之至聞魯賦獨曰此魯作邪授棱
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者之可驟至哉後倭夷入寇
戍將每捕獲之　帝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
魯撰詔中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帝曰頃觀陶凱
文已超人意今魯又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久之十有二月翰林院侍制王禕卒于雲南
雲南梁王君臣初聞禕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郎賈
寬改館禕適元有遺孽自京師來且徵粮餉款連兵以拒我師覘知梁王有
自西番来且徵粮餉款連兵以拒我師覘知梁王有
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使殺禕以固其意梁王持两
可未決命司徒達里麻匿禕於民間脫ヒ聞之因詰
梁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羅馬
而起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ヒ欲以威脅禕曰
天迄汝元録我朝實代之聲靈如火余燼尚欲與日月
爭光乎我特遠来豈為汝屈及國交爭不殺来使不從則囚之彼何罪焉況王公
材器天下無双宜有以全之脫ヒ曰今雖孔子在義
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二十有四日未申時也達里
麻陳物奠祭左右具衣冠斂之即畀至地藏寺漏澤
園中化之以火遂無有知其葬所者○臣按出使絶
域不可不擇其人漢隨何使九江能殺楚使班超從

郭恂使西域能殺匈奴之使用能使夷布知惧共成
滅頊之功烏孫変慮顧就蕃臣之禮詳觀雲南君臣
頗存好生又子充先至脫七後来脫七敢肆党毒吾
獨不能誅脫七乎或者無隨何之材其屬蔑班超之
勇也歟後雖舉雲南縊其君而擒其臣費氣多矣雖
然子充之節可以哉一時立節萬代增輝正統間即
追贈為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忠文矣

六年

癸丑春正月廣州衛舍事楊璟討平海北諸盜
初壬子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户徐仙姑数於海
晏下川大澫文持等地璟即同指揮范棟率舟師勦
捕至陽江海陵并上川驚悍門遇賊
之斬偽總兵鍾福全李夫人賊衆二百艘擊敗
船雷州東海洞沙頭洋有一百七十人焚其
明浦徐聞探賊船出没行劫璟隨率舟師至斷頭山
遇賊船出洋督官軍追至一畫夜頭港與戰至那泊港殺
溺甚衆擒偽總兵陳貴雄等二十八人斬于軍前又令
雷州衛千户王清等追捕遁賊羅已終於淄浦殺海
陵賊二百余人於三川昭灘東洞洲獲賊首譚南受等
三百八十五人於翁家港擒賊首衆許進又會海南
官軍追已終於烏雷門四處蠻巢悉蹤頭目梅思等而十
七人請降遂給榜文安撫居民而還

置六科給事中及命憲司舉察在外官員
置六科給事中秩從七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續又添設都給事中正八品
劾受後欵重言路之職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及給事中俱從七品凡在外大小官員命御史按察司舉奏有無官員過犯具行奏聞以便黜陟
以胡大海僉大都督府事
先是大海為左副總兵與元廣左君弼等討左江黃羲臣於十萬山七峒口又西平蜀之龍伏隘擒任文達攻天門山獲元帥等守蒜陽又率兵下武岡飛雲山寨及新寧邑內石鸛金節等處梟賊首楊子貴唐景新等綏寧賊羊惡鬼作亂討捕之又調沅岳兵進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坪山皮林洞龍塗山栗家寨大水上洞諸險寨及曹滴拘騰浪篤莫林長保息等山洞苗賊斬賊首吳金傳吳大揚大豪石巴良等三百人并其部伍首級四百九十招諭曹滴拘騰浪篤莫長林保息等十二洞人民九百四十余户至是降免
大都督府事
二月帝御西廡講大學衍義
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有四要援引考證又甚切於事實其言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為格致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脩

身之要重配匹嚴内治定國本教厥禹為齊家之要
帝皆施於政事見云為已令左右大書两廡之壁時
時觀覽聿求所止矣及是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帝
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折伸在坐
者聽之濂推說明白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
夷之功民力既竭又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君
既以義理養性則邪性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乱不
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帝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
畏非民競亡業亡不敢自逸宋濂對曰陛下此心乃
古先帝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又嘗 御齋
宮問三代曆數封疆脩短廣俠濂濂亡言之又曰三
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歷世之多後世莫及又嘗從
容語濂曰 皇太子晝心治道卿等宜常議論庶廣
見識幸善調護之 太子由是德業日進寬大仁明
天下屬心

詔免會試貢士以次第擢用之

夏四月指揮孫恭以兵征惠州鹤川破松山砦降元侍
即白鴨子

傅友德巡長城外追護元故將鄭孛羅帖木兒還鎮北
平詩雨

時大軍出鷹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屢聞之
絶塞遁去追獲元平章鄭孛羅帖木兒軍還鎮北平

時適元旱友德自行樹雨又蜚陳五事一轉輸之法
宜令河間軍自長蘆運至通州北平軍自通州運入
北平城則民不勞而事集矣永平民接運軍儲由雅
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通清河淶水故道漕運則
用力少而成功多二流民越境甚為邊患宜招撫安
集寬其賦役優免三年則民力自蘇彼得安居三古
北諸處兵民一夫守關二夫供輸有名無實莫若放
還民夫俾力田畝各令官軍千人戍守彼專其責則
邊戍寧四關外新附之民多貧無生理宜給以衣粮
厚加存恤則户口日增五北平府將連年供億大軍
宜少紓其力使民日富庶樂於趨事赴功　帝嘉之

悉以施行尋召友德還京師與　皇太子諸王徵于
荆山，
六月頒律令於内外衛所
律令之頒以禁止官軍人不得私下或明白接受公
侯所與信寶金印段疋衣服粮米錢物及非出征時
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
私自喚呼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唯免死一次官
秋七月總兵陳德率兵出塞外破虜於三分山擒失剌罕等
總兵陳德及虜戰于灭剌河獲其將忻都
七十余人及是復與虜戰于灭剌河三戰三捷斬首

六百級獲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

給賞北平內外軍士

永平居庸古北口為一等密雲薊州為一等北平在城為一等真定通州為一等 臣按是時大寧未故沿邊關口不得不守臣聞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項今宣大鴈門薊朔等關雖為 京師外藩然降城高闕東勝險要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且大寧久沒於奚胡輻輳關口如順天府北九十里有昌平州七東北九十里有黃花鎮自黃花歷大小谷口如白馬陳家弔馬等峪關口積有四十八東至密雲縣之古北口自古北古

歷二十四關口至娥眉寨其間歷黃松峪將軍石等關凡五口乃抵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乃至遵化縣之馬蘭峪自此歷沙波羅文松青龍井児潘家口團亭寨等關口凡三十一乃至大喜峰口又歷七十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自青山歷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東歷河流徐流等三口至劉家口又歷四口乃至廬龍縣之桃林口自桃林又歷四口至昌黎縣之界嶺經箭桿等六口乃至撫寧縣之義院口又歷石門等五口至董家口自董山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關前後夥越一州七縣但念喜峯潮河去京師二百余里地甚

平坦可以長驅黃花山海兵糧火弱密雲一帶地方
延長菅堡稍澗力分勢緩朶顏結婚海西連併兀良
哈計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峰收大寧破走朶顏且
慮變起倉卒而無以膺之者矣從容以杜奸謀談笑
而摧強虜臣素所講也唐有賈林見朱泚僭號大秦
犯逼奉天其弟朱滔自范龍盧悉境內及奚胡之師欵
與泚會於上陽唐家社稷危矣賈林說王武俊朱滔
離殺滔敗歸鎮泚以夫援而關中平復後世追論以
為功高李晟馬璘慷慨先不足言也當時用林之功而
賞不及身不意臣亦類之夫伐安南其事係不得已
亦非臣有所求知於人也陳主事發之蔡侍郎李御
史求之林僉事請之代作諭書煩極情變理勢條列
里道足補軍門邮哨之差大功告成不惟徼勞弗録
又且因以獲罪如之何其可以有言乎雖然我躬弗
閱遑恤其後而君子存心不宜以薄關口之要臣又
當備言之夫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若語西南則又
盡於大龍門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
西有白楊口西歷二十七關口直至天津關自天津
西歷十五口直至大龍門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十
里有紫荊關唐縣西北有鴻山倒馬八渡三關真定
府井陘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由惡
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羊由白羊而之曲陽縣之龍

泉龍泉而之金龍金龍而之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
定州之西倒馬関夫永順真保前後関口積二百有
二十喜峰潮河固可懼而禁荆白羊亦不可忽也景
泰中也先以騎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禁荆白羊者
乎蟻穴弗防遂成龜窟肉食之憂當必有甚于蘆食
者故不敢推論至此
定各省山川之祭
天下山川舊各祭京師併四夷中之名山大川至是
悉罷之止令本處本省自祭其各府州縣城隍之神
其祭之也春用三月三日秋用九月九日率以為常
八月詔采濂修大明日曆

帝嘗命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迹成編各為辨奸録七
成進呈即以分賜 皇太子諸王 帝嘗御制祖訓
其自一十有二曰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
法律内令内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書成命濂為之
序濂嘗侍後苑觀穫 帝曰農事戕矣宋濂對曰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艱難念生民
疾苦實盛德事也至是又得旨命脩大明日曆擇其
中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濂總其事朝夕禁中
九月禁私鑄錢
先是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錢七文曰大中通寶仿
令各處行省置泉貨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又

令户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錢至是民有私鑄者遂
禁之犯者許將發銅送官每斤給官錢一百九十文
諸稅課局内如有私鑄錢者亦為更鑄以定于一〇
臣聞南齊孔顗有言奸人所以鑄錢嚴法不能禁者
由上鑄錢惜銅爰工也使銅不惜多工不靳費使所
鑄之錢體質厚而肉好均製作工而輪郭正則本多
費劇雖驅使鑄彼亦不便況員禁為之乎此塞奸之
源不刋之式不可不亟矣
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元太尉伯顏不花
臣聞朔州内固寧應二州外連虜龍東勝橫塞三處
其所以為朔州之重者以有火山嵐岢諸州耳是故
朔州有變若以火山嵐岢諸軍或潛西徑度山谷或
緣草城川則可以援朔州矣近聞山西巡撫不置朔
州而常駐太原不惟緩急無當於事其所以為雲中
鴈代寧應東勝橫塞亦睹矣

初用教練軍士法

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
射十二箭内陸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中試遠可到
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
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内五箭遠可到蹶張以
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為試中
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為則内取一千人令所

轄指揮千百户總小旗領赴　御前試驗余以次輪班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騎射便熟善鎗刀步軍善弓弩及善鎗者所管指揮千百户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一千人内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箇月四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十箇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户千户所管軍一千人内二百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户百户所管軍士一百人内三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所管軍士五十人内二十五人以上不中者降小旗小旗所管十人自五人以上不中者降為軍在京衛發廣西南寧都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南方者極邊北極邊衛分守禦各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職

設糧長知數斗級粮夫

令蘇松等府糧長每一人設知數一名斗級二十名

送粮人夫一千名以備運納
十有一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擬新律條例揭于西壁
置太僕寺于滁州
寺設于滁州卿品從三又置少卿寺丞等官專掌牧
馬之事凡管馬官吏常時下卿提督看驗馬匹要見
定駒若干明白附寫以俟太僕寺官出巡比較五月
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
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馬為舊收故
事交俵等項為開除季終為實在春季三月二十四
五秋季九月二十四五冬季十二月二十四五送太
僕寺類繳其有生駒奇異與馬種不同者明白申報

凡比較點馬文簿原領等生兒騍馬数分豁該羣駒
若干不該若干已生未生若干原齒色及所
生駒毛色逐一開報凡倒種馬及駒俱在年終完補
如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決杖二十管馬官
吏加等痛治其管馬有關葺貪污害民者分管及所
在掌印官開奏以除民害○臣按養馬所以備征戰
壯国威官吏之下卿俵報之煩復民無疲於奔命乎
額数雖存肥健必小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周礼卿師
之所稽辨均人遂人所登均謂之国駿而收之於民
校人掌王馬以辨六馬之種謂之公馬養於官漢時
勸民養馬復卒三人縱民畜牧七官不禁遂致桃氏

數千群匹唐府兵給錢市馬歲周數其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歿後府兵漸衰民貧難致則以監牧之馬給之矣宋置務監分群牧司給地牧馬諸監既廢仰給市馬義勇保戶復從官給要之周漢為可通行而今日之弊尤不可不知也蓋閒今內寺馬以郡縣解入者寄牧於民給配於軍喂養賠補民不勝弊支酰則給芻賣償軍亦告苦其外寺夫掊斂牧地蕪併為害踏勘取擾逃亡理沒或不可攷矣況是外復有支稅閱實治裝雜費至其互市商賈得以高價豪猾因之專利弊固甚矣復有甚者聞之道路或云大僕之馬未及入閑而中官之厩內營之卒要路而取其良即有倒死之數不償椿頭之錢外寺之馬配於軍者則將領多取私羞私乘影射深巧不可方物若之何能使馬匹肥臧也臣意若即渙人復卒三人之令而加之以五取各外寺牧地而募民種耕則所獲穀食可以贍軍所得芻秣可以飼馬何必汲汲于斂之除而不為不之務乎是故臣欲復卒五人而大治牧地

禁僧道重造龍鳳佛像及嚴飾車轎傘張幔之飾

初令寺觀庵寺除殿宇棟梁門窓神座案桌許用紅外其余僧道自居房屋並不許起斗拱彩畫棟梁脩

用紅色雜物床榻棹卓至是又令僧道寺觀金彩粧
飾神佛龍鳳等像除舊有外不許再造其舟車坐轎
除紅漆外許雜色雜漆不
許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其傘蓋京城
內一品二品許用其余止許用雨傘京城外聽用之
其帳慢職官一品至五品許用綾羅紗被褥用紵絲
錦繡六品至九品慢帳用紗絹被褥用綾羅紬絹庶
民用紬紬布

十有二月楊璟討羅已終於欽州得安南報乃還
或報已終逃往交阯楊璟即命王清同海南千戶周
旺汪滿等捕之獲賊從黃三合等五百八十三人又
獲廉州府石頭昆城大廉賊沈三秀等四人隨擾頭
目李福等獲已終同伴教首僞土官蘇稱高等四人
及雷州衛僉事朱宣武欽州沿海巡撿昌庸具報於
龍門七十二徑等處捕獲已終賊伴云已終先於三
月二日為賊所殺賊衆潰散并安南国雲屯海鎮經
畧史閔報相同璟乃率原部舟師還衛○臣按雲屯
海鎮在交阯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大海中番
賈舟舶多萃于此永樂中亦置一市舶所其山摩空
直聳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毋山發船西行
水程九百里至海寶北行水程三百里取
雞唱門入雲屯鎮訖此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

臣聞安邦州有安邦山其山岩穴重匕面則桃海於泥里濕人馬難到小舟或可以行大舟則行不得海潮漲時直抵山址及潮嘶退遠在山外將數百里其中平曠可以朔立宮宇儲積兵穀又有富良江發源自宣江洮江沱江過白鶴江三帶州琿河黃江盂口寧口悶江流王海門分出天符海門又分流此海潮小黃江乃過一江抵略市會流入大仝又入永江望瀛太小安海門福城山水江經大王口抵安謨仍自南平桂江月江會為平灘歷傑時清凉禁門南超小大白藤江以至豪江及多魚巴廬二海門其分流則自度魯江至但江太平海門流入大海然富良江水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天建山其山四面石壁峽岩中有平地廣數百頃其分流入建平府之長安州也則有草廬洞其洞群山峭辟林木茂碧巨川繞其前中有小河穿其內以至羽林山四面週迴數百里木石蓊鬱遼繞回旋內有小河自峽謨海門過大王江口水至山下岩穴深重亦能穿透入洞山下之岩潮退可容小舟潮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路歌問無人真天下之奇險也安南陳氏僭據元人肆伐其餘避元兵多朔宮宇兵庫於安邦天建羽林草廬四處元兵入境久留甚難之久疾作勢必旋師然後併出四處兵衆散歸處擊處追此元人所以大敗後

人所以不可不鑒也

七年

甲寅春正月定大祀分獻禮

大祀之時　帝行初獻禮將畢分獻官即行初獻禮

亞獻終獻亦如之又命祭祀皆免上香其設爵洗爵

滁爵拭爵賜胙飲福之類悉皆革去

李文忠復出兵代將

文忠出兵至代將遣將各小道以出至三不剌者獲

元平章陳安礼至于寧順門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

俾其国公孛羅帖木兒

更定　皇太子諸王朝賀儀

凡正旦冬至　東宮親王并妃朝賀宮中不致賀詞

止稱　父皇　母后行八拜礼

改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改中立府為鳳陽府以應天府州直隸六部浙江等行

帝初欲都濠州以濠州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定四

海之義劉基深言不可適請將征王保ㄣ於定西失

利乃定都南京至是改中立府為鳳陽府應天等府

直屬六部浙江等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嘗

諭承宣之誥其畧有曰爵分五等列国天下若得

其人　国家盤石時安然為浙江布政使

二月新律成

新律之編其篇目一准於唐曰名例禁衛職制戶婚
廐庫擅興盜賊鬬訟詐僞雜律捕亡斬獄捕律捕亡斬獄捕律捕亡斬獄捕

而安集之三曰獨專全智謂平生用兵戰勝攻取未嘗少挫決幾料敵諸將仰受成筭至於繼天立極經綸出治又皆出於一心四曰敬天勤民謂欽畏天地存於心目有赫其臨至於郊祀必嚴必虔不敢仰視惠保小民如恐不及有貪墨者必處以極刑五曰家法之嚴謂后妃居内不与一髮之政外戚畏威順理无敢時寇有犯貂璫供掃除之役六曰兵政有統謂兵權悉歸 朝廷征伐不專大將 帝嘗与侍臣論制女寇寺人外戚輔臣藩鎮夷狄曰不惑於声色嚴宫闈之禁貴賤有体恩不掩義此制女寇之法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憲典裁以至公此制外戚之法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此制寺人之法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此制輔臣之法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何有藩鎮之禍脩武備謹邊防来則禦之去則不追何有夷狄之患凡此所謂萬世明法也瀛修日曆無分晝夜躬閱載籍書于策亡覆視于冊一字不遺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饗礼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勳臣名卿恩德耀功之大次第紀叙皆可為法在 帝前先有陳說不為虛飾隱蔽雖家事耆蒙問及亦一一道之嘗曰君循父也天也豈可欺乎 帝歆俾參大

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顓居職任也
帝益寤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訪穡章
講治道屢有建明嘗召問廷臣臧否濂則但言其善
者由是　帝益嘉賞之○臣　聞蕭嘗相漢六合為家
牛李爭權唐綱幾隳甚矣進言於君不可不慎也幾
事弗密禍生倫曲小則合為昵私大者激成朋黨故
邢邵詡崔暹之短暹乃薦邵所長王旦稱寇準之美
準友發旦之惡是以尚論者稱暹不事攻訐美旦休
休有容宋廉承問廷臣而但言其善暹且之尤也
不雨　帝禱之六月雨
時天下久旱　帝躬祀大歲風霆徹鎮海瀆及鍾山
之神與天下山川京都各府湫隍其文曰朕受命上
帝即位亡載民遺兵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
其苦為甚方今仲夏當農事渴雨之時予心惶〻莫
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為達上帝苟
有罪責宜降朕躬毋為民災神其聽之既而六月遂
大雨積至六日四郊沾足
秋七月李文忠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元宗王朶
失里及丞旨百家奴
八月文忠畧豐州破獲殘虜乃還
文忠引師至豐州擒胡寧官十二人虜衆一百二十馬
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豪哥頴得

金印玉圖書各一斬司徒吾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
都〇臣按豐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余里高關牛頭
朝那三受降城東勝衛治皆在焉我 聖祖嘗建東
勝衛治其始也據三城以衛河套寧夏榆林其中也
舍三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及卒也又撤東勝
以就延綏蓋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橋三面城守地
延兵分勞費不可支矣昔漢武帝用主父偃張騫之
計於河南則立郡城而阻大河雖有又戍之弊甚為
朔方久賴之防我 朝自降城捐棄東勝為墟戎虜
南牧之馬不惟震動延綏寧夏而且將及邠州涇陽
然臣聞河套千里虜水曲山阿之便多無城堡屬
寨之設若以銳師三萬搜掠其套繼以邊軍以振其
後吾若令朔州天城陽和威遠安東之兵出收東受
降城以延安吳堡綏德孤山柏林榆林及寧夏花馬
池黑山及武河西諸寨之戍出收中受降城西受降
城必封守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余吾烽真水而
斥草心肥饒之地可以足軍孳牧之饒足以厚民轉
輸省民力寬卒伍亦蘇息矣真木心山又在降城之
外昔張仁愿築降城遣部將論弓仁將兵屯真木草
心山以為邏衛城乃可築

安定王遣使來貢

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劒等物遂賜以織金文綺四

定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苦
先帖里　臣按安定阿端阿員苦先帖里與瓜沙赤
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之地敷處之中沙
州為要盖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其去哈
密土魯番尚餘八百里昔漢武用主父偃張騫之計
於河西擾二閔而列四郡我　国朝鑒其遠戍勞民
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乃地封付酋酋沙州
徙于嘉峪及後我虜得熾閔隴騷然幸彼此猜疑連
結卡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畧
安定阿端曲先而夾以西寧衛之兵行定赤斤以臨
沙州而肅州屯堡之兵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壬
門陽閔可復由是內開四鄙之屯外和西域之虜則
閔隴安枕而斤亦莫矣和戎五利昔悼行之而
卒以復霸吾雖欲不效晉悼獨不念及吾民也邪古
今戎狄相攘以夷戈必殫詐力開閔以互市遠近皆
舞唐時西安北延成卒之費俱取王門陽閔柘關商
賈之征臣按柘關閔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諶
城以至思渾河砂城及于閬之大石城古有赤山碎
卜賀臘碎葉之西又有朱国新城頗建阿史不来俱
蘭税建恒羅斯史德龜茲達幹跋勒木城段芦岐山
赤河坎城蘭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郅支滿演渡州盤
陀蒂閔皮山姑墨焉者于衍榆林敦泉東夷僻西夷

僻赤崖安西九此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番部
落矣以言陽関之外若蒲昌伊循石城弩支時勒井
渡且末播仙悉利支汗勿邇移社蘭悆東蘭九一十
三處亦番落也以言玉門西去哈密尚餘八百里其
哈密火州諸処古有羅護赤亭赤谷長泉龍泉蜀山
九六部南平安昌礮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又陸処
則屬土魯番其柳谷金沙七屯三部亦皆屬之其瀚
海清海神山汝鉢馮洛耶勒俱六輪疊張堡烏宰清
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弓月葉矢密伊麗九一十八
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番氈帳若自羅護設經
略駝泉西華東華獨泉納職三百九十里之延而沒
箕等六番處其內自羅護西南達疊卓准以至赤亭
則哈密土魯番之道又通若自羅護而北上乏馮嶺
一百二十里至赤谷經長泉一百八十里以至蜀山
又經蒲類六十里直至北迁由是覩之赤亭當其衝
羅護總其要哈密火州碎葉撥換龜茲北迁安西六
大都會尤為西域諸部內外形便今皆沒於戎虜而
不可復矣其磧鹑鵌山之外又有殷聾錯甲山鴛子井
蜜栗涇且野橫泉諸胡若牽引醜類併力并涼不惟
甘肅延綏寧夏大同莫克支持而燕薊關西雲朔亦
為难守矣元起士刺戚国四十以及西域自西域及
西夏自西夏侵軼涇陽則嶺北即非吾有自渭之樵

則長安三輔不能有長安外攘則同華自危同華凭
危則陝蒲必裂陝蒲若裂則虎牢汾晉必拿而天下
紛矣臣考赫連勃奇渥溫僭夏兵跡而斃我西北迄
隴盧罰羈歆施吾長枝秉虜勢貳搜掠河套海西以
復降城王門舊塞然後守關恳民大通互市吾見商
賈叢集物貨俱幸待以寬怨而加之誠意又之西域
漠北番胡放效積久感同而起例抽分
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丁奸斗粮而可以坐守逐關
豈特唐人觖享其利而我不若哉且天下極有可訝
之事交廣滇潮路去西域不止一万五千里往牒所
載往往有西域商賈来于交廣其交廣水商亦有潛
往西域者蓋自海道以通雖險而實近并凉商賈若
往西域必自柘關陽關玉門以出雖無險而路則遥
也

九月賜西番烏思藏銀印勘合定以三年一貢

日本僧人来貢不受

日本僧人来貢以其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人来
貢焉茶布刀扇以臥貢亦却之

冬十月造綿穿甲悉易以皮

初制諸司文移紙式

奏本紙高一尺二寸一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一
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一等案

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為一等三品至五品文移紙高二尺長三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官員在任內外公移文紙皆如式者考為一最其有不如者則罪之

十有二月免亡故官員之家徵役及山東正軍差役貼軍者俱免田百畝其餘田悉與平民同所有差役不得比例優免

甲寅止